

在大师笔下品荷

□钟 芳

荷花是花中君子,碧叶翠滴,亭亭迎风,吐露细花语,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幽香四溢中,赏心悦目。名家大师,赞莲爱荷的不少,虽风格迥异,或描绘它清丽可人的容颜,或咏颂它高洁傲岸的情操,但都妙笔生花,风光无限,令人向往。

朱自清笔下的荷花俨然仙子一般,亭亭玉立水中央,给人一种美的极致和遐想。他创作的《荷塘月色》脍炙人口,华美优雅,充满诗情画意,是我国文学作品的经典。他在文中写道:“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,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。叶子出水很高,像亭亭的舞女的裙。层层叶子中间,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,有袅娜地开着的,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;正如一粒粒的明珠,又如碧天里的星星,又如刚出浴的美人。微风过处,送来缕缕清香,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。”每逢夏日,江南的景致最美的就是荷塘,这个时候荷塘清

澈明镜,风一吹,满池的碧水、绿叶、荷花随波摆动,清幽的香味扑入鼻中,荷花婀娜的身影,像极美丽女子静雅的姿容。暮色降临,月色朦胧,尽情欣赏荷花迷人的风姿,闻着荷花清淡幽雅的清香,真可谓“月光凉色翠如玉,色醉如玉荷飘香”啊。

老舍先生不仅爱荷花,还爱吃荷花做的美食。当年他执教齐鲁大学时,写过一篇《吃莲花的》,说在三面荷花一面柳的济南,夏天时,天天门口卖菜的带着几把儿白莲。一天,友人约游大明湖,“去买点莲花来!”他说。“何必去买,我的两盆还不可观?”正巧那一年,老舍种了两盆白莲。开了七八朵花。友人叫厨子:“把荷花用好油炸炸,外边的老瓣不要,炸里边那嫩的。”厨子老田不懂济南的典故,还以为香油炸莲瓣是治烫伤的偏方呢。友人笑了:“治烫伤?吃!美极了!”酥炸荷花是济南的特色小吃,此菜外酥内软,味甜鲜美,荷花的芬芳令人齿颊留香。

季羡林先生对荷花情有独钟,他笔下的荷花生机勃勃,超然脱俗,是张扬生命的强者,是彻悟生命的智者。他86岁写就的《清塘荷韵》意味隽永、宁静悠远,和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堪称写荷双璧。看那荷叶和荷花:“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,许多叶片接踵而至……我无法知道,荷花是怎样在深水淤泥中走动,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,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,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。”“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,高高地凌驾于莲叶之上,迎风弄姿,似乎在睥睨一切。”繁茂的荷叶、娇嫩的荷花因其神奇顽强的生命力而尽显风韵,成了作者眼中的一道风景。花叶繁茂之时,作者悠然抒写在荷塘边生活的情趣:“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”,看:风乍起,一片莲瓣堕入水中。动静结合,细致入微,一幅宁静、安详、柔和、清新的画面跃然眼前,细加品读,如同品尝陈年佳酿,芳香四溢,韵味悠长,让人回味无穷。

穷。

汪曾祺的散文如诗如画,温馨、唯美、崇尚自然的文字,被称为是当代汉语言文学表现力的一座高峰。他笔下的荷花是童年的记忆,从出生到长大,故乡高邮的荷花一直伴随着他的青春年华。汪曾祺在《荷花》里写道:我们家每年要种两缸荷花,种荷花的藕不是吃的藕,要瘦得多,节间也长,颜色黄褐,叫做“藕秧子”。在缸底铺一层马粪,厚约半尺,把藕秧子盘在马粪上,倒进多半缸河泥,晒几天,到河泥圪裂,有缝,倒两担水,将平缸沿。过个把星期,就有小荷叶嘴冒出来。过几天荷叶长大了,冒出花骨朵了。荷花开了,露出嫩黄的小莲蓬,很多很多花蕊。清香清香的。荷花好像说:“我开了。”短短300多字的篇幅,却描写了荷花的“一生”。荷花因绽放出美丽清香的花朵而极度地欣悦、自豪,饶富情趣,它带给我的不止是高洁纯净的美感,而且还有沁人心脾的芬芳,让人读后无比惬意。

孔府后花园里的灵感

□吴 笛

1952年毛泽东在曲阜参观孔府,陪同的开国上将许世友看了三路布局,九进院落,大小建筑达460余间,占地240余亩,前衙后宅,雕梁画栋,气势恢弘,世间罕见的私家府第,忍不住感慨:“孔家不愧为全国一号地主,一号贵族!”65年后的暮春时节,我有幸跟随铜陵市文艺家采风团来到曲阜,瞅了一眼孔府,自然少不了“酷炫”的震撼。特别是在孔府的后花园,我竟触景生情,灵感迸喷。身上的几颗艺术“脓疱”,一下被激活炸开了,又拍照、又做诗、又即兴编剧……关公门前耍大刀,孔府园中显文采,自我感觉太有才了,表现出一副十足的文艺老青年!

孔府后花园始建于明弘治十六年,也就是1053年,占地50余亩,孔府的五分之一强呢,园内建有假山、喷泉、曲桥、花坞、亭阁、石坛、凉台、书屋等,可谓曲径通幽,一步一景,移步换景。导游兴奋地向我们指点这后花园里的三大奇景:一是千年何首乌,奇在本该潜伏于地的何首乌的藤萝,却站成了一株高约数丈的树桩,一株不下百余年的紫藤便依着攀援而上,千万朵紫藤花此刻分外激动地向我们怒放。当然,何首乌的根块是男是女是何人形全都藏在地下,只能让人猜想,撩拨得游人团团簇拥,嘎嘎拍照。我为那紫藤与何首乌相拥相抱,热烈缠绵的情景呆了好一会儿,随即胸中火烧火燎的喷出一首“杰作”来,诗曰:千年了/我不能再把我的深情/埋藏地下/我必须站起来/告诉世人/我为什么依然青丝如盖/如此青春/哦/阿紫姑娘/全因你的倾倒 葡伏/我的肩上 我的怀中/岁岁年年芬芳的滋润。怎么样?千年何首乌与紫藤的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吧?无奈人们都在观赏,加上我的“中央”(枞阳)普通话太不普通了,谁都没听懂,谁都没注意。当导游介绍第二大奇景一株近500年的树——实际上是五棵柏树。中间夹着生出一棵槐树时,说这就是闻名四方的“一树五支,五柏抱槐”!我又忍不住打断爽朗的山东姑娘导游小刘的介绍,显摆起来,高声道:这句宣传广告语太没有文采了,要知道,这可是在孔府,我建议以后请把“一树五支,五柏抱槐”改为“五子登科,家国情怀”!子与支同音,怀与槐同音,但文化意味却大不相同了!顷刻,一片叫好,还有好事者竟热烈鼓掌。导游小刘也欣然接受,当即封我为“翰林”先生。带队的保平主席对这句改过的广告语反复玩味,再三赞赏。搞得我一张老脸成了块小鲜肉,红光满面。

后花园里的第三个奇景是一幅墙上的画——“泥水画”——无名画,画面左边一

朦胧的湖,画面右边一条湖堤大道,颜色三分水粉七分油漆,偏黄偏红,一副古旧样。导游说这画奇就奇在人在画前180度,任何一个角度,那湖堤道路都朝你奔来,十分好看、耐看。而这幅画相传还是一个泥瓦匠顺手而为的。见怪不怪,眼高于顶的我,隐约觉得这画不怎么稀奇啊,不是画法中散点透视吗?毕竟对画不在行,转身请教采风团的画家王教授,美女画家诲人不倦,面对面普及我说:这应该是两个焦点透视的山水画,属西洋画法,不过现在不算什么神秘的技法了,我不懂装懂的听着她的许多专有术语,心里嘀咕,乖乖,这个泥瓦匠几百年前就晓得“西洋”画法了,他真的是泥瓦匠吗?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么一幅画呢?……电光石火,灵感突现,我对身边的才女+美女的王记者喊道:喂!你不觉得这幅画可演绎成一部电视连续剧吗?剧名就叫“奇画仙缘”!剧情主线就是才华横溢的泥瓦匠与孔府美若天仙的小姐惊天动地、曲折凄婉的爱情。话犹未尽,王记者就开始口述第一集了,也不过七八句,我就抢编第二集了,说着说着就开始穿越了,嘻嘻哈哈,你们竟决定联手,来个“乾坤大挪移”,要把故事地点人物挪到中国古铜都——御陵了……

其实孔府后花园还有一大奇景,这就是叫不出名的一幅怪兽壁画图。从孔府后花园进入孔府有一个内宅门,内宅门是宦官衙与内宅的分界线,历来戒备森严,有擅闯者,打死勿论。内宅门内有一照壁,上绘一幅状似麒麟的动物,名叫贪兽,左边一个大字旁,右边一个贪婪的贪字,传说是一个天界神兽——我以为它定是魔界怪兽,怪诞凶恶,生性饕餮,吞金噬银,贪婪无比,尽管在它脚下周围,全是宝物,连“八仙”的宝贝都已为它占有了,可它还不满足,见到太阳光辉闪耀,也要一口吞下,结果自然是自取灭亡。这显然是孔家警示家人的一幅壁画,一面明镜,人们把此兽命名为“贪”,此地风水我不知道,但我断言此壁定会发扬光大,应成风清气正的宝壁,干部很好的廉政教育基地。我不由得叹息,现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人民的名义》,那个汉东省的公安厅长祁同伟怎么不来观照观照呢!联想到铜陵市枞阳老家,正在建铁骨御史左光斗纪念馆,便想建议呼吁在左光斗的铜像(想象的)旁,左边左光斗拒腐反贪,缴获京城豪绅恶吏伪印70余枚,拘捕伪官100多人的图像,右边则可立此貌似麒麟的“贪”兽吞食太阳的头像,岂不是以他山之石,攻我之玉,为铜陵一个极好的廉政教育基地吗?

窥斑见貌,此刻正在码字的我,想同行的文艺家们,此次采风,定不会人宝山空手而归,有什么斩获赶紧在qq群里晒晒,好让我们分享一下这美好的曲阜行吟图,人间四月天!

残局(小小说)

□余 凯

一张象棋盘摆在茶几上,上面只剩下零星的几个棋子,时间已经过了很久,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动不动地盯着这盘残局,纠结在这个无声的厮杀当中。自从上个星期公司突然来了电话,说是单位今年产品销量下滑,要降薪减员,去和留你自己考虑。

冬日的阳光暖暖的照在拉起的窗帘上,从缝隙中漏出一道靓丽的光斑,锋利的像一把剑,他的目光只搭在上面就像是被削断了,餐桌上散放着两只空碗和三双筷子,有一支掉在了地上,那是妻和女儿清早留下的,匆匆的脚步声似乎犹在耳边。

门锁发生轻响,门被打开,妻嚷嚷说:“你一天到晚都坐在那里,有什么用?”

他轻抬屁股,又落地地坐下,把目光里的慌乱像一丝火星掐灭,耷拉下眼皮,两只手支撑着脑袋。妻过来后一把拉开了窗帘,阳光像巨浪般奢侈地涌了进来,停在了脚下,他还是下意识地收了收脚,妻唠叨说:“天这么好,也不知道把被子抱出去晒——”

女儿背着书包进了房间,妻抱着被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,身子伏在阳台上,吃力地把被子搭在晾衣架上,拖着着返身回来时,俯身捡起地上的筷子,念叨着说:“碗也不知道洗,工作也不找!你究竟想干什么?”转身进了厨房。

“妈,你烦不烦,整天啰里啰嗦的,还让人看书了!”女儿在房间里抗议道。

静默,阳光透过窗户,有金色的颗粒物在空中浮沉舞动,对面楼房阳台上层叠着挂着被褥和衣物,单薄的衣物轻轻摆动,恍惚的影子,可是这些都与他无关。他重新埋首于眼前的棋盘,下狠心地动手拈起“马”,又不知该往哪里跳。

他原先是在一家工厂搞维修的,后来工厂鼓励员工自谋出路,他第一个递交了辞职报告,辗转到了一家化工企业,效益又不好,通过同学介绍,又跳槽到了这家单位做销售维保工作,负责他所在的城市周边的业务。他喜欢这个职业,有事一个电话就背着包出门,没事时就懒散地待在家里,摆开象棋,自己和自己捉对厮杀。

“吃饭了!”妻端着两碗饭从厨房里出来喊了一声,并没有看他一眼。

女儿走了出来,坐在大桌前,闷头吃着,妻拾起筷子夹着菜说:“中午作业多不

多?吃完饭赶紧睡一下!赶紧吃——”

他像一杯隔夜的茶被无人问津地搁置在一旁,似乎只有被倒进下水道的命运。他尽量不发出声音,直到女儿轻声进了房间,妻开始收拾碗筷,才发现他似的,恶狠狠地瞪着那一盘棋,置气道:“你还在等什么?”

他挣扎着探出脑袋,与妻对视着,支吾说:“还是等等吧!”

“等什么?趁早找工作吧!一天到晚下着破棋,能下出钱来吗?能养家吗?女儿读书要钱,家里的生活开支——”妻一股脑说着,像掀起一阵飓风。

他有些窒息,闭上眼,随着房门磕碰声,妻进了房间,一切又恢复了静寂。他才睁开眼,看着通透的屋子,阳光静好,还是憋闷得难受,桌上的两碟渐渐冷去的菜,站起来拔腿走了出去。

或许是好多天都没有下楼了,站在斑斓的阳光下,像踩在厚厚的云层落叶上,他的脚有些发软,他抬接着脚走到了公交站,挤上了一辆公交车上,找到了市中心的一家中介,填了表,交过钱后,中介的阿姨说:“你先回去等着吧!”

出了中介就是一处广场,两个白发老头围聚在一个小石桌前,桌上摆着一张棋盘,正在凝神对弈,他看着不耐烦,上前一步说:“飞炮将军,抽车直接死了!”

一个老头掂着炮,按照他的建议直接将军,对面的老头就急红了眼,说:“不行,不带这样的!”

他站在一旁得意地笑着,对面的老头虎了他一眼说:“年轻人不好好上班跑这里来干嘛?我们俩老头下着玩,打发时间的,重来!”动手就把棋子往棋盘上一撒。

他面红耳赤,移开几步,一时不在该往哪里去,挣着脸看着已经西去的日头,蛋黄般悬在了楼顶上,这时电话响起,他接了,原来是单位后续的维保工作,不在他管辖的这片,原先负责的已经离开,当然也没有多少钱?他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满口应答道,我去!

又赶着公交车回家,回去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物,就着冷菜用热水泡了饭,哗啦几口就吞下,出门时,他扭头打量着屋子,阳台上晾晒的被子的光亮已经倦怠了,他把被子收回来,瞥到茶几上摊开的棋盘,时光的阴影似乎在上面漂浮着,俯身就把棋盘搬到一处,走进了垃圾桶里,舒了口气,背上包关门走了。

夏天的味道儿

□路来森

夏天,是有点味道儿的。

谈及夏天的味道儿,许多人,首先想到的,一定是瓜果的味道儿,或者叫瓜果香。确实如此,夏天,瓜果特多,各种各样的瓜果,纷然成熟,纷然摆上超市的货架,纷然摆到大街小巷商贩的地摊上;故尔,到处,处处,都弥漫着醉人瓜果香。

西瓜、甜瓜、面瓜、哈密瓜……有许多瓜,你甚至叫不出它的名字,只知道它甜,一味地甜,各色各样的甜,不同层次的甜,有一种瓜,名字叫“羊角蜜”,真甜,名副其实,像蜜一样甜。

杏儿、桃子、葡萄、李子……各种各样的水果,色彩纷呈;黄的,是一种杏黄,色彩里能闻得到一种麦香味;红的,浅红、深红,让人想到女人胭脂涂抹过的香唇;紫的,颜色深深,是色彩里的一条巷道,一直走下去,一直走下去,你就能穿透色彩最深的岩层。酸甜不一,浅浅的甜、浓浓的甜,薄薄的酸、锐利的酸,酸酸甜甜,混合交织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味道,在侵犯中交融,在交融中侵犯。

最后,各种各样的色彩,呈现为一种绚烂;各种各样的味道,交织成一种黏稠;有色彩有味,共同书写出一部夏天的“艳词”,一部《花间词》。

轻声一呼,这部《花间词》里,也许,就会款步走出一个女人,一位古典的女人;手摇团扇,衣袂飘飘,楼唇轻启:“哎呀呀,好香艳的夏日啊……”

夏天,多雨,阴雨连绵。我闻到了一种“湿淋淋的味道”。

湿淋淋,也是一种味道。其他季节,也会“湿”,但不会像夏天那样容易“湿”,那样普遍的“湿”,“湿”得那样淋漓、透彻。

百年老屋,青砖地基,地基上长满了苔藓,用手轻轻一拂,苔藓便湿透你的手;时间浸润的苔藓,滑滑的,湿滑出一份沧桑的味道。那一年夏天,我去武汉,居住在一所小阁楼上。阁楼前栽植着几棵巨大的香樟树,阴雨连绵,满空气里,都流淌着黏稠化不开的香樟味。只要你一呼吸,香樟味便入腹穿肠,流走逸荡,那真是一种你躲也躲不开的潮湿香。

那种香樟香,让人想到了深闺里安置的箱柜;里面,装满了华彩锦衣,于是,华贵的味道,锦绣的味道,洋溢开来。

小时候,夏天的黄昏,父亲外出归来。单薄的粗布白衬衫,总是湿淋淋的。父亲将其脱下,顺手搭在庭院中的搭杆上,我走近,闻一闻:哈,一股浓浓的汗腥味扑鼻而来,于是,捂着鼻子,赶紧走开……

多年之后,我再忆起那种汗腥味,就觉得那是一种别样的“湿淋淋”的味道。那种湿淋淋的汗腥味,是一位农人对一个季节的诠释,是一位农人对一块土地的渗透,他用自己的汗水浇灌着一块土地,所以,那种湿淋淋的汗腥味,实则是一种泥土的味道,是一位农人与一块土地血汗相交融的味道……

城里人,什么都占尽了先机,什么都能率先享受到,但唯有一种味道——“青涩涩”的味道,他们是永远也不会率先享受到的。

青涩涩的味道,是属于乡下人的。夏天里,庄稼还没有成熟,正处在“疯长”期,所有的庄稼都吸饱了水分,然后,转化成饱满异常的绿——绿的叶、绿的骨、绿的毛孔里,散发出青涩涩的味道。溢满田野,溢满天地间。凝碧、积翠,是色彩,也是味道。青涩涩的味道,有一种唐诗般的浑圆和深厚,绵醇的不得了——那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味道。

新雨过后,庄稼人站立田头,弥目映绿,深深地呼吸着这份青涩涩的庄稼味,真是骨肉皆酥,骨肉皆酥。

因为他们知道:这种味道,意味着未来的成熟,意味着一种硬朗的丰收。

夏天的味道:有一些味道,是直抵心灵深处的,是直抵精神层面的。

黄言亮国画作品小辑

